

## 河北秦皇岛张文华在火车站被劫持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秦皇岛三五四零工厂的法轮功学员张文华，准备坐中午十二点半左右的火车去石家庄女儿家给女儿看孩子。在秦皇岛火车站被以检查身份证为名强行劫持，身份证被扣押在秦皇岛火车站警务室，而后张文华被送回白塔岭派出所。

这些人企图让张文华把自己家门钥匙给他们，要去家里看看是否有法轮功资料、光盘等，张文华说没有钥匙，他们就找来修锁匠撬开门锁，最后没撬开而不了了之。



此前的两、三天，白塔岭派出所曾给张文华打来几次电话，说社区书记要找她谈话。张文华听说是派出所

信仰  
合法  
迫害  
有罪

的，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不想配合警察，没去理会他们。

张文华被劫持后与车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被送到白塔路派出所后还与警察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再被利用，跟随江泽民迫害好人将来是要遭报的，警察说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的，因为开两会，上面让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等会议结束就让你去石家庄女儿家。

后来张文华看到社区书记，他说开完两会帮着去要身份证，至于车票被废、耽误的时间根本就没提。◇

## 冯素兰在秦皇岛第一看守所遭受的虐待

【明慧网】河北省秦皇岛市六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冯素兰女士于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被抚宁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抚宁拘留所，后来被劫持到秦皇岛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多，被强行戴手铐脚镣折磨，遭到各种虐待。以下是她的自述。

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秦皇岛抚宁国保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常秀丽，关押在抚宁拘留所。她的女儿张迪听说后从外地赶回家，找她姨和几个亲友找我，要我与她们一块到拘留所看望她妈妈。

虽然我当时正在看孙子，但出于关心也不能不管，又不能把孩子放家里，带上小孙子，开着我家的车就去了拘留所。

可是拘留所里面据说是所长不给开门，说要办案单位留守营派出所开介绍信才让见。（其实就是故意刁难）

我们开了三十多里地到了留守营派出所，警察却不给开介绍信，张迪姨就和派出所的警察争吵起来，告诉警察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为什么把

我妹妹抓起来关在拘留所？

派出所的警察根本不讲道理，把她拖进派出所的屋里，不知警察是怎么迫害张迪的姨，她发出惨叫声音很大，张迪就拿出手机从窗户给警察录像，警察害怕曝光，就把张迪也拖到里面，把她的包和手机都抢走了，然后又把另外两个同去的亲友也拖进派出所屋里。

我抱着四岁孙子一直站在电子门边上一个多小时，警察不让我们出去，看到多人被抓，吓得小孙子大声哭喊，后来我儿子把小孙子接走了。

警察听到孩子哭喊，知道我也是炼法轮功的，就把我也拖进派出所屋里，一个多小时后留守营派出所把我们几个人一个一个叫出来戴上手铐强行拖进警车，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警察给我戴上背铐，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强行拖拽把我塞进警车，劫持到抚宁区公安局审讯室，一个屋一个人，抚宁区公安局国保陈英利审讯我，表面看不出有录音录像，我被审讯了一下午。

天黑后警察又把我们拖进另一个屋里照相、摁手印、量身高，我不配合，他们就强行摁着我们去做。

而后送到中医院体检，后来就强行把我们都送到抚宁拘留所关押。整天关在屋子里不给自由，有时只给两顿饭，有时说我们不穿号服就不给饭吃。

我在拘留所被关押九天，后来得知抚宁国保陈英利与留守营派出所执法犯法，在没有证人，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抄了我的家，抢劫了我许多私人物品。

办案单位来做了几次笔录我都是零口供。后来他们问我车是谁的，我说是我家的。我认为看望同修是我的权利，是人之常情，天经地义的，开车也没杀人放火，没干任何坏事。

我看到警察一直在纸上写字，写完后让我看，有的字我不认识，我就把纸撕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又来了，多了两个国保的警察，四个警察强行把我拖拽到警车上，直接送到秦皇岛市看守所又要照相，我不配（见下页）

（接上页）合，他们就强行抓起我的头发强行给我照，照片上看的很清楚。

关到秦皇岛后一看，那里是整天让坐大板床还让背监规，我不背，管教胡伟就拽我的衣领让我背，我一直没背。（因不背监规曾被管教喷过辣椒水、打过嘴巴）

到第十一天把我分到五零六监室，那里的号长更邪恶，她让我背监规我不背，她就让监室里两个犯人看着我。她俩在我耳边或身后大声喊叫，一直跟在左右，软硬兼施，都是受管教指使、号长指挥干的。

秦皇岛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早晚是玉米面粥馒头、咸菜，中午水煮白菜、馒头。最初被关到看守所一个月里，能看到菜里有很少的肥肉，到二零一七年七月份有时菜里放一点碎肉末，大概是肉馅和白菜或瓜菜煮在一起很难吃，也不卫生。

但是看守所每天还要让在押人员（包括法轮功学员）整天糊纸盒，就是小蛋糕外面的小纸盒，上面写着欧式和芙蓉。有的在押人员一天糊五、六千个纸盒，一个个累得直不起腰，还要经常被打骂。人们把看守所说成是人间地狱，真的是这样。

看守所给被关押人员定小灶，每天都有，价钱非常贵，是外边菜价的三~四倍，因伙食差还吃不饱，刑事犯不得已也得买。

从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我被关过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但从来没有被劳教过，为了加重迫害给我判刑，抚宁县国保陈英利伪造我曾被劳教三年，这个假造的也太离谱了，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我遭抚宁公安局国保非法批捕。之后构陷我的案卷被送到秦皇岛市抚宁区检察院，因证据不足被退回到抚宁县公安局，又被抚宁县公安局送回到检察院。

最后被抚宁公安局国保队长陈英利与留守营派出所作伪证，构陷我说我曾被判过三年劳教，送到法院进行冤判。

在庭审期间秦皇岛政法委 610



维稳办等干涉司法独立，法官被胁迫、为了自保也只能听之任之，不依法断案；不出示证人证言，无任何证据理由，冤判我一年零四个月。

在看守所一年多，因长期不能学法、炼功，又因为他们造假令我很气愤，心脏出现问题，身心都很难受，我和号长说我要炼功，号长问了管教，管教不让我炼。

那天监室放风，从外面回来我就站在地上炼功，被管教唐海燕看见了，她把我叫到走廊里说不让炼，我说我必须炼，不然身体都不行了，她说炼就给你戴戒具。

就这样唐海燕和胡伟两个管教强行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把我铐在了床上，吃喝拉撒都不给我摘铐子。上厕所解手，就得在押人员给我端盆，我不愿意总是麻烦别人，只好憋着。一天从早晨解了一次手，一直憋到晚上要睡觉了，实在憋不住了，我才告诉两个值班的在押人员，说我不不好意思让别人给我拿盆，所以这么晚了才说，麻烦你们我要解手。说了几遍她们也不动，副号长不但不给拿盆，还示意另一个人也不给我拿。无奈我只好尿裤子里了。

因为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第二天我就开始绝食，到第三管教唐海燕叫来医务室的大夫给我灌食、灌药，我不配合她们，四、五个管教如狼似虎的上来就摁着我不让我动；还有一个管教不顾我的死活直接踩在我的身上，对我这样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太，她们没有一点人性可言，强行往鼻子里插管给我灌食。每一次我都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就这样遭十

二天野蛮灌食四、五次，不是亲身经历，谁也不会体会到其中难以忍受的滋味。

遭到这样非人的折磨、侮辱、虐待，到第十二天才把手铐脚镣给我摘掉。号长还当着监室所有人的面，告诉她们不许任何人搭理我，有人看到她们这样没有人性，和我说话，号长就破口大骂，骂的在押犯直哭。

后来我要求调号，管教同意把我转到五零五监室。那里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后来听号长说管教一直嘱咐她们监视我们两个炼功人，不许我们两个说话，不许讲法轮功真相。一次我告诉一个老太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管教知道后进监室就训斥我一顿。

在秦皇岛看守所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人身攻击，精神折磨、侮辱、手铐、脚镣酷刑虐待迫害，使得我因炼法轮功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被迫害得血压升高，心脏也出了问题，身心受到伤害，刑事犯人把这里比作人间地狱一点不夸张。

法轮功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有谁说不知道法轮功是好人坏人那是装傻。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有宣传自己信仰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阻碍谁信仰不去信仰什么。

秦皇岛第一看守所的干警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迫害好人，还讲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好，根本就是是非颠倒的自圆其说。

信仰自由，迫害有罪，正告秦皇岛看守所还在迫害法轮功好人的干警们赶快醒悟，不要再被江泽民犯罪集团利用，充当恶首们的打手、替罪羊；步周永康、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越等等高官的后尘。

无论你们对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我们都不会记恨你们。因为你们是被中共和江泽民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恶集团利用的工具，是最可怜的生命，希望你们都能早日明白真相，退出真正的邪教组织中共恶党，选择美好的未来。◇